

小杨老师

初秋月色下，凉嗖嗖的江风拂过荒裸礁石，水声哗哗，发出叹息般的夜的低语。白色衣裙包裹着无声无息的冰冷。一道弧光，一道白色的弧光，在水天之间一闪而过。一声沉闷的轰响，水波四溅。转眼，浪平夜静，长江，又悄无声息地奔流。

—

“叮——”上课铃响了。小楠端端正正坐直身子，心突突直跳，紧张、兴奋、激动、好奇。他左右一瞥，看见其他同学一个个也坐得端端正正，眼巴巴地望着讲台。一道白光，一道飘逸的白光轻盈地出现在讲台上。

“同学们好！”一声银铃般清脆的声音。

“老师好！”40多个稚嫩的童音齐声回答。

“我姓杨，叫杨玉，教你们语文，也是你们的班主任。”

小楠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一件白色的连衣裙，两条长长的辫子，不知是由于天气热，还是她也有些紧张，那圆圆的脸红得像苹果，额头上隐隐有晶晶闪闪的汗珠。

“她像个大姐姐。”小楠心中的紧张感一下消除了。

“今天是你进校的第一天，也是我上讲台的第一天，所以，让我们共同开始新的生活和学习，当然，也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她说着，嫣然一笑。

小楠一下子被她的笑吸引了，她笑起来那么美，尤其是双颊上出现两个漂亮的酒窝，时隐时现，非常迷人。那一刻，小楠喜欢上了这个“大姐姐”。

“我要让她也喜欢我。”小楠在心里暗暗说。

二

“你们读过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吗？”

“没有。”

“哦，我没说准确，你们还不识字。我是说，你们的妈妈给你们讲过吗？”

“没有。”

“想不想听？”

“想！”一片齐声欢叫。

“……那儿，水是那么蓝，像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明亮的玻璃……海的最深处，有一个海王宫殿，宫殿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海公主，她的皮肤像玫瑰的花瓣，她的眼睛像最深的湖水。不过，她没有腿，她身体的下部是一条鱼尾……”

小杨老师轻言细语，很快把孩子们引入一个美妙的世界。一向闹哄哄的教室鸦雀无声。

“……皎洁的月光洒在海面上，美人鱼掀开帐篷上紫色的帘子，看到那位美丽的新娘把头枕在王子的怀里睡着了……她把刀子远远地向浪花扔去，浪花发出一道红光，好像有许多血滴溅出了水面……她纵身一跃，水天之间，划过一道美丽的弧光……”

小楠痴痴地望着那一张一合的红润的嘴唇，那时隐时现的迷人的酒窝，感到一种陌生的、热乎乎的昏眩和迷醉。

“美人鱼最美的是她的心灵——一个高尚的心灵。为了自己所爱的人的幸福，她把自己牺牲了。”

小杨老师眼中闪出晶晶的泪光，一种圣洁的美掠过40多个孩子的心灵。

月色、大海、歌声、王子、灯光……小楠恍然觉得，小杨老师变成了故事中的美人鱼，在月光盈盈的大海里游来游去。他想象自己长成了英俊的王子，在海风习习的沙滩上抱起白色的连衣裙……

“长大后一定要找一个像小杨老师一样生着一对美丽酒窝的女人。”小楠暗自说。“当然，如果她愿意等我，等我长大……”

三

“同学们，看见黑板上方的像了吗？”

“看见了。”

“你们再仔细看，发现什么？”

“他下颚上有颗痣。”一位男生说。

“他头发梳得很整齐。”一位女生说。

“衣领上的扣子有些大。”另一位女生说。

“好了，别说了。”小杨老师显得有些失望。

“他也在看我们。”小楠突然说。

“对，陈楠说得不错！”小杨老师高兴了。“他怎么看？”

小楠兴奋得满面通红。“他用眼睛看。”

“你看见眼睛里有什么吗？”

“有眼珠。”

小杨老师彻底失望了。

“同学们，你们都知道他是我们最敬爱的毛爷爷。你们没有发现他看我们的目光那么亲切、那么慈祥、那么温暖、那么和蔼吗？”

“看到了。”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回答。

小楠十分后悔和沮丧。他已经走到正确答案的边缘。他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否则，他会让小杨老师多高兴。

“毛爷爷是慈祥的爷爷，也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他，率领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三座大山，让我们过上了幸福——”

“老师，什么是三座大山？”

“唔，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唔，你们现在还小，弄不明白，这样吧，你们记住，他是我们的大恩人，没有他，你们上不了学、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所以说，你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是最幸福的。今天我们要学习写的五个字就是‘毛主席万岁’。”

四

两个多月过去了，每次上语文课，小楠总是将手背在身后，身子坐得直直的，一付全神贯注的样子，作业也总是做得整整齐齐。可是，他沮丧地感到，小杨老师并没有特别关注他。

他决定帮小杨老师做点事。

他最初想帮她擦黑板，可个子太矮，只够得着一半。把那本最喜爱的小人书送给她？可书本已经有些破旧肮脏，与那雪白的衣裙不配。有个苹果，他一直舍不得吃，在枕头旁放了好多天，每晚闻那个香味。不幸的是，那个宝贝被蟑螂啃了个洞。

那天，正一筹莫展时，他看见小杨老师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抱着一大摞作业本走进教室，那神情，分明有些吃力。

他眼睛一亮，一道灵感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第二天，小楠早早地等在教研室门外。

“老师，我来帮您抱作业本！”小杨老师一出门，小楠便迎上去。

“不用，谢谢你。”小杨老师微微一笑。

“给我吧，给我吧，我来抱！”

她望着他的眼睛，又笑了一下。“那好，当心点。”

小楠心花怒放，抱着一大抱作业本，第一次与心爱的人并肩同行。（说“并肩”不准确，因为他还太矮。）

他边走边扭转脖子，仰着头说：“老师，今后您上课，我都来帮您抱作业本。”

“为什么呢？”小杨老师笑盈盈地说。

“我……我……”小楠满面通红。“我喜欢……”他把那个“您”字吞了回去。

他望着那对深入浅出的酒窝，头有些昏眩。

突然，他左脚绊上一个石块，身子一歪，“啪”地一声摔倒在地。

作业本四下散落。

小杨老师慌忙将他扶起：“没摔伤？”

“作业本！作业本！”小楠声音发颤。

有几本作业本已经不能完璧归赵了，一个泥水坑彻底改变了它们的颜色。

作业本是珍贵之物，它不仅价值宝贵的一毛钱，而且还有老师的批改和评语。

小楠几乎要哭出来。

小杨老师拾起作业本，拍拍小楠的头，朝教室走去。

“张小兰、王大贵、李勇，老师不小心，把你们的作业本弄脏了，老师给你们每人一毛钱，你们放学后去买一个新的作业本，把作业抄上去，老师重新给你们写评语。”

小楠的头几乎垂到课桌上。

五

“同学们，”小杨老师神情有些严肃。“前段时间我给大家讲了不少故事，如《海的女儿》、《灰姑娘》、《白雪公主》等。现在我认识到，讲这些故事是不妥当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多讲英雄人物和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故事，培养我们热爱党、热爱祖国和爱憎分明的阶级觉悟。你们说好不好？”

“好！”全班同学齐声欢呼。

“刘文学和刘胡兰的故事大家已经听过了，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苏联小英雄的故事。”

“好！”又是一片欢呼。

“1932年，在苏联一个叫格拉西莫夫卡的偏僻小村里，有一个12岁的少年叫帕夫利克……”小杨老师一如既往地娓娓道来，全班同学一如既往地全神贯注。但是，小楠发现，老师的脸上好像缺少了什么。

是什么呢？

他目不转睛。哟，原来那对美妙的酒窝，没有像以前那样，随着她的讲述不停地闪动，圆圆的脸上，缺少了以往那种由内向外的光辉。

“……帕夫利克的父亲叫特罗菲姆，是村子里的苏维埃主席，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私自开证明信给阶级敌人——富农分子，从而让这些被流放的坏人回到家乡……”

“老师，那些人的名字记不住。”一个学生说。

“记不住没关系，苏联人的名字不好记，你们把故事记住就行了。帕夫利克，唔，就是12岁的小英雄，他非常热爱苏维埃祖国，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大义灭亲，向保安局告发了他亲生父亲的罪行，用行动帮助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

“特罗菲姆，唔，就是小英雄的爸爸，被逮捕了。可是，阶级敌人仇恨帕夫利克，他们将帕夫利克和他八岁的弟弟杀死在森林里……”

“哇——”班上响起一片惊诧和愤怒交织的声音。

“帕夫利克——12岁的小英雄——成了苏联儿童的光辉榜样。为了纪念他，苏联无数的街道、学校、集体农庄以他的名字命名；诗人和画家写诗作画，歌颂小英雄。邮票、明信片 and 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像。在苏联首都莫斯科还专门为他建了一座铜像……”

六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

操场上面的小山坡上，有一间破旧的砖房，里面传出优美动人的歌声。小楠一下子被吸引，冥冥中仿佛有股神奇的力量，把他从脚下三合土的灰冷中，提升到一个美妙的迷醉里。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凉爽的风……”

小楠抬起头，操场正中的水泥台上，竖立着细长的旗杆，鲜艳的国旗在蓝天白云里徐徐飘扬。学校背后的苍翠山峦仿佛在悠悠旋转。

“红领巾迎着太阳

阳光洒在海面上

水中鱼儿望着我们

悄悄地听我们愉快地歌唱

……”

小楠跑上水泥台，又登上水泥台后面的石阶，来到那间小屋外。

他趴在窗台上望进去，满满一屋子雪白的衬衣和鲜红的领巾。

小楠突然发现，站在讲台上指挥的竟是小杨老师。她身着那件雪白连衣裙，脖子上也系着一条鲜红的领巾。

她边挥舞双臂，边与学生们齐唱。她双眼闪闪发光，胸脯一起一伏，散发着强烈的青春气息。小楠看呆了。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

我们来尽情欢乐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

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

白衬衣、红领巾、连衣裙、乐曲声，纵横交织，组成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小楠体验到一种崇高而纯净的美，这种美很独特，与他过节时，一口把那油油的猪头肉咬在嘴里的快乐完全不同。

“我要加入少先队！我要加入合唱团！”小楠下定了决心。

七

“你们希望加入少年先锋队，这是要求进步、积极向上的表现，很好。”小杨老师望着十几名学生说。“要加入少先队，首先要了解红领巾。它为什么是三角形呢？因为它是红旗的一角。为什么是红色的呢？因为它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染红的……为什么要穿白衬衣？哦，因为它让红领巾更加鲜艳，同时，它也表示你们有一颗真诚纯洁的心。”

“老师，所以我最喜欢穿白色衣裙。”一位同学说。

“是呀，”小杨老师满面笑容。“我也喜欢和你们在一起呀。你们那么单纯，那么可爱。”

当天晚上，小楠缠着妈妈要一件白衬衣。

“不行！”妈妈一口回绝。“吃饭都困难。”

“买白布自己做嘛，便宜些。”小楠央求。

“一年只有那么点布票，早该买一张床单了。再说，买布也要二块多钱。”

“妈，我去挣。”

“你？”

“马上放暑假了，我跟张三他们去捡煤炭花（即煤炭没烧过心的内核），张三说，他一天至少可以挣一角多钱，最多时还挣了二角六分。”

新学期开学前，小楠捧出一个纸盒，里面整整齐齐列放着脏兮兮的分币和纸币。妈妈清点了好长时间，最后说：“一共二元五角三分。”

“不对！是二元五角四分。”小楠急忙说。“我数过好多次。”

妈妈望着小楠晒得黑油油的脸和手上的一道道伤痕，眼红了。“好，楠儿，妈就破费几尺布票。”

八

小楠仔细擦了擦座椅，小心翼翼坐下来。一枚一枚的黑色煤核，变成了这件洁白衬衣，他万分珍惜。江边那尘土飞扬的煤渣场，和山坡上那歌声曼妙的音乐室，都让他刻骨铭心。

“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国庆节学校要发展一批少先队员。你们都是争取加入少先队的积极分子，都有希望戴上鲜红的红领巾。按照学校的规定，每人要填一张表格，其中家庭出身一栏指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定的什么成分。不清楚的同学可以回家问你们父母，他们都知道。”

小楠盯着小杨老师手中的那一摞纸，激动得心砰砰直跳。

“对了，为了帮助大家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学校特地聘请了派出所的民警张叔叔作为我们的校外辅导员。张叔叔参加过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

小楠这才发现一个身着制服的年轻男子座在教室前面的右角。他也戴着一条红领巾，正一动不动地望着小杨老师。他目光那样专注，专注得小楠隐隐有些不舒服。

“下面我们请张叔叔给我们讲几名少年勇斗阶级敌人的故事。”

九

“陈楠，放学后你到我教研室来一下。”小杨老师神情有些严肃。

小楠站在小杨老师的办公桌前，心中有些不安。自从那次“作业本事件”后，他再没单独同小杨老师接触过。

小杨老师从一摞表格中抽出一张，指着家庭出身一栏说：“你填了‘职员’，对吧？”

“是的。”小楠有些茫然。“怎么了？”

“你是怎么填的？”

“我问了妈妈——”小楠突然想起妈妈那犹豫不定忧心郁郁的神情。难道——

小杨老师紧盯着他的双眼，一声不吭。小楠突然觉得，那双美丽的眼睛有些陌生。

“小楠，家庭出身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事，必须实事求是，绝不能欺骗组织、欺骗老师。”

“我没有呀！”小楠快哭起来。“妈妈是这样对我说的。”

“就算你妈妈骗你，你难道不知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知道，他在江边菜棚里卖菜。”

“要想成为一个少先队员，首先是要对党、对毛主席忠诚。”小杨老师认真地说。“家庭出身不可以选择，但革命道路可以选择。你才8岁，未来——”小杨老师突然顿了一下，看着他，目光有些迷离，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未来的路还很长。”

.....

国庆节前，操场上队旗飘飘，鼓号齐鸣，一群身着雪白衬衣，打着鲜红领带的男女学生向着队旗庄严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激动人心的少年先锋队队歌在操场上空回响：

“.....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

蓝天、白云、红旗、歌声，美妙的神圣、沉醉的崇高。

“.....要和敌人，坚决斗争，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小楠再也忍不住，泪水倏地滚出来。他怕同学看见，起身飞一般地逃出会场。他边跑边脱下身上的白衬衣。

一粒纽扣，滚落在路旁的阴沟里。

十

班上一名品学兼优的女孩也落榜了。看见她哭得红红的眼睛，小楠心里好受多了。他开始不时地偷偷看她。这时，他才猛然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小美人，五官十分秀美，尤其是那双眼睛，深深的双眼皮，既水灵，又聪颖。

“以前一心在小杨老师身上，竟然没有发现身边的美。”小楠有些后悔。

可餐秀色如同病相怜，小楠决定马上同她交朋友。

“燕子，”下午放学后小楠在校门外叫住她。“星期天到我家来玩吧。”

“不！”

“来吧，他们不要我们，我们自己要自己。”

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她，她犹豫起来。

“你来看我做的手枪。我有 10 多本小人书，还有……”小楠将他的财产一一列出，竭力用物质和精神力量来打动她。

“我，我找不到路。”

“江边那座破土地庙你知道吧？”

“知道。”

“那好，我们在那儿见面。”

十一

平生第一次与女孩单独约会的时刻隆重来临。穿什么衣服呢？唯一没打补丁的衣服就是那件白布衬衣，小楠放弃了它，选了一件补丁少一点的蓝布褂，然后认认真真洗了一次脸和手。

待他沿着江边那条小路赶到约定地点——那座破旧的土地庙时，燕子已在那儿焦急地张望。

一看见他，那焦急不安的面孔马上变成灿烂的笑容，她一声欢呼，张开双臂，像燕子般欢快地向他奔来。

小楠兴高采烈地领着她，找了一块平坦的岩石。他拂去石块上的尘土，让燕子落座。他先掏出几件他的珍贵收藏向她展示：两把木头手枪，五枚彩色鹅卵石和一堆烟盒纸，然后慎重地掏出一粒水果糖送给她。她不愿独自享受，推让一番之后，小楠将糖咬开，一人分享一半。

快乐的时光过得很快，到吃中饭时间了，两人准备起身离去。

一个披着头巾的女人沿着庙子下面的小路匆匆走来。

太眼熟了，是她，小杨老师！

两个孩子慌忙伏在岩石后。

小杨老师低垂着头，急匆匆往下流走去，走进了远处一株黄桷树下的棚屋里。

“她去那儿干啥？”小楠说。

小杨老师的出现一下子破坏了他们的情绪。燕子突然说：“小楠，‘出身’是怎么回事呢？”

小楠心情也沉下来。“我也不懂，但看上去很重要，比成绩、比品德都重要。”

“是呀。我的同桌，唔，就是那个王大贵，算术不及格，老说脏话，还打架，这次都入队了。”

“老师说他出身好，叫什么，什么‘根子红’。”

“我得回去了。我从来没有同男同学……”燕子垂下头，有些羞涩。

“我也是第一次同女同学——约会。”小楠一下子想起这个词。

“今后我们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小楠盯着燕子晶晶莹莹的眼睛，突然感到一阵冲动。“今后我要保护你！”

“你真好！”燕子感激地说。“王大贵入队前还让着我，因为他要抄我的作业。现在他傲得很，也凶得很，还骂我，骂我——”

“骂什么？”

“狗崽子。”燕子眼睛又红了。

那一刻，小楠完全忘记了自己落榜的悲伤，一种伟岸的豪情和甜美的柔情充盈了他的心。“今后王大贵敢再欺负你，我就敢同他打架！”

“小楠——”两滴眼泪从那秀美的双眼皮里滚落下来，小楠被这美人泪彻底融化了，

他冲口而出：“我爱你，燕子！”

他被自己的话惊呆了。

燕子一怔，倏地满面通红。

小楠心慌意乱地看着她，但他发现，那满面通红里，好像有一种激动和快乐。

“班上你还爱过其他人吗？”燕子喃喃地说。

“没有，我只是对小杨老师——”

“什么？！”

“哟，我现在已经不爱她了。”小楠慌忙说。“今后我一心只在你身上。”

十二

王大贵提着一只麻雀走进教室。麻雀的一只腿被细麻绳紧紧捆着，整个脚爪已被勒得又红又肿。麻雀双目半闭，头无精打采地耸拉着。

“飞，飞呀！”大贵见四周好奇的目光，得意地将麻雀抛到空中。麻雀拼命扇动翅膀，麻绳绷得直直的。

四下一片欢呼声。

麻雀精疲力竭地颓然坠落，头朝下脚朝上地倒吊在空中。

“飞，飞呀！”大贵又将雀儿抛起。麻雀挣扎着扇了两下翅膀，“叽——”地一声哀鸣，又悬吊在绳上。那只脚爪似乎要折断了。

“王大贵，把它放了！”不知何时小杨老师走进了教室。

“为什么？”

“它也是条生命。”

“它是害虫。学校不是说，麻雀是‘四害’？”

“就算是害虫，也不该这样残酷地折磨它。”

“嘻，老师，你不是教育我们对‘害人虫’要坚决斗争，无情打击吗？”

小杨老师一愣，一时语塞。

“老师，这算什么！”众目睽睽之下，大贵越发得意。“我爸单位上，捆绑吊打，天天都有，我见得多了。”大贵说着将手中的麻绳使劲一抖，那鸟儿又是“叽”地一声惨叫。

“你马上给我把它放了！”小杨老师猛地一拍桌子，厉声说。

所有同学都惊讶地望着她，老师一向温文尔雅。

大贵提着鸟儿气乎乎走出教室。

秋阳暖暖地照耀大地，山坡上吹来阵阵凉爽的风。

大贵突然挥舞手臂，鸟儿在空中急促地划过一道弧线。

“啪”地一声，血肉飞溅，肝胆俱裂！

几滴鸟血，飞溅到大贵雪白的衬衣和鲜红的领巾上。

十三

校外辅导员张叔叔又到小楠班上来了。这段时间他来得很勤，他一来，小杨老师便陪着他。

张叔叔知道很多社会上的新鲜事，故事讲得好，态度也和蔼，不像小楠见到的其他公安民警。只是，他看小杨老师时流露出的那种目光，让小楠有些不舒服。

“同学们，我手中这本书，叫《高玉宝》，是本非常好的书。”张叔叔说。“今天，我给大家讲书中的一个故事——半夜鸡叫。

“在万恶的旧社会，有一个地主叫周剥皮——‘剥皮’的意思就是贪婪、心狠……那天深夜，周剥皮悄悄起了床，轻手轻脚地来到鸡窝前……”

同学们很快被吸引，一双双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张叔叔。

“哗——”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既是感激张叔叔生动的讲述，更是欢呼长工们对周剥皮的一顿痛打。

张叔叔神采奕奕，满面春风，扭头对小杨老师说：“该你了。”

小杨老师讲的故事是“农夫与蛇”和“东郭先生”。讲完后小杨老师总结说：“同学们，从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前地主阶级的狠毒，也可以了解到绝不能对阶级敌人有仁慈心。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十四

教室左边的山坡上，有一块陡峭的山壁，山壁上方，是一大片茂密的山林。班上的男同学，大都渴望徒手攀上那块山壁。课余时，尤其是窗户里有很多女同学的目光时，班上的英雄好汉们一个个前赴后继地企图征服那块“处女地”。可惜，石壁上几处凸出的障碍，让众好汉们望洋兴叹。

小楠也在燕子殷切的注目中发起过好几次英勇的冲锋，可惜，同样让美人失望。

“算了，不可能爬上去。”燕子对又一次滑下来且摔了一跟斗的小楠说。

“我一定要爬上去！”

接下来的几天，他悄悄仔细地研究那几个阻止他前进的“敌军碉堡”，苦苦思索克敌制胜的方法：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周末放学后，同学们离校了，小楠独自一人来到石壁前，他放下书包，脱掉外衣，卷起裤腿，开始将理论付诸实施。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终于，他满头大汗爬上了石壁！

他站在石壁上方，背靠身后的树林，面对下面的校园，兴奋得全身发抖。

为巩固战果，他从石壁旁边的小路返回，又一次攀爬。

又一次成功。

最后，他穿上外衣、背上书包，竟然也爬了上去。

“早知如此，该把燕子留下来。”他想。

可惜，没人分享他成功的喜悦，他疲惫不堪地倒在树下的草丛中。

十五

他突然惊醒——有人的声音！

天色已昏暗，他心一阵乱跳——睡了多久？

声音从右边的树丛中传来，距他只有30多米。

“小杨，我第一眼看见你，就——就——”

“就一见钟情！”一阵熟习的轻盈的笑声。

“对，对，一见钟情！”

“你喜欢我什么？”

“单纯、可爱，当然，当然很漂亮。哦，还有，思想政治觉悟高，热爱党……”一阵山风吹来，带来黄昏的清涼。小楠心慌意乱，这么晚了，回去肯定是一顿打。从左边悄悄溜走？可好奇心又太强烈。

他像电影里的游击战士，从埋伏的草丛中悄悄抬起头来。

那株粗壮大树下，并肩坐着一对男女，校园内的路灯传来微弱的光，隐约照亮那小楠万分熟习的连衣裙。

“我家里很——很穷，你不会嫌弃吧？”女的说。

“哪里的话！穷才光荣、穷则思变、穷则革命呀！”

“哦，我是说，出身、出身……不门当户对。你……”女的吞吞吐吐地说。

“现在什么年代了，还讲封建那一套？小杨，我真的很喜欢……不，是很爱你……”男的说着一把抱住身旁的女人，嘴吻了上去。

草和落叶发出一阵窸窣窸窣的响声。

小楠陡然觉得血往上涌，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目睹这种场景。还有，尽管近来他已移情于燕子，但看见有人如此对待他喜爱、或者说曾经喜爱过的人，他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更恼人的是，她居然毫不反抗地接受了，还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小楠扭过头，像猫一样地往左爬去，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夜色中。

十六

校外辅导员张叔叔突然不来辅导了，喜欢听他讲故事的同学纷纷询问校内辅导员小杨老师。

“张叔叔近来工作很忙。过段时间会来的。”小杨老师面色阴郁，似乎比大家更沮丧。

过了段时间，一天，课外辅导活动时，一位同学又问：“老师，张叔叔怎么还不来？”

“啪！”一摞作业本摔在桌子上。“别再问了，他不来就不活了？！”

全班一怔，老师怎么发这么大的火？

只有小楠和燕子相视一笑。

接下来的日子，再没看见小杨老师鲜活的、笑盈盈的神情——直到两个多星期后的一个下午。

“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小杨老师奔进教室，兴奋得脸通红。“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敬爱的毛爷爷，发出了号召，要在全国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学校，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要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

那美丽动人的神采连同那件雪白的连衣裙又回到了她身上。酒窝沉浮、双颊红艳，丰满的胸脯在衣裙的包裹下一起一伏。

小楠看呆了，心中突地又冒出那消失了多日的念头：“如果她愿意等，等我长大……”

十七

“把红旗小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押上来！”一个戴着红袖章、腰扎武装带的男子一声怒吼。

从操场右边的教室里，一群同样装束的人推出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双臂被高高朝

后扭着，身子弯成大虾，胸前吊着一块打了一个大红X的小黑板。

“打倒黑帮赵文玉！”红袖章在水泥台上振臂高呼。

台下的回应七零八落，他们一时还不适应。那个被倒扭双臂的人，正是多年在同一地点对他们讲话的校长。

“怎么回事？！”红袖章冒火了。“你们学校的阶级斗争觉悟这么差！”

小杨老师和其他座在前排的班主任们慌忙站起来，对学生说：“大声呼口号！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气氛热烈起来，台上台下吼声一片。

“你们的校长，是一个出身于官僚资本家庭、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红袖章义愤填膺地说。“今天，她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打翻在地……下面，由学校革命教职工揭发批斗赵文玉。”

教体育的马老师像篮球一样蹦上水泥台。

接下来上台的竟然是小杨老师。她满面通红，激动得手中的讲稿索索直抖。“革命战友们、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我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批判赵文玉的资产阶级教育——”

那个低垂的头突然抬起来，炎炎赤日下，挂满汗珠的脸上闪动着一双愤怒而痛苦的眼睛。

“好哇，她敢抗拒！”红袖章喝道。“今天我们要打掉她校长的威风。头啄起！”

她竭力昂着头，临死不屈地面对着台下她的学生们。

红袖章掏出一把剪刀，“啪”地一声扔在小杨老师脚下。“把她头发剪了！”

会场上一下静下来，上千双眼睛盯着小杨老师。她呆立不动，脸陡然变得苍白。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毛主席忠不忠，要看行动。”红袖章冲着麦克风说。

“剪了！”“剪了！”一片吼声。

那张惨白的脸陡然又胀得通红，她拾起剪子，转身面对校长。校长眼中射出一道寒光，小杨老师手一哆嗦。

“士可杀不可辱！”校长突然叫喊。

红袖章大怒，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手压下校长的头，一手夺过剪刀。

“咔嚓”、“咔嚓”，刀光闪闪，断发散落。江城六月火辣辣的太阳，照着那白一块黑一块的、曾经是一个女人的头。

十八

在外来“红袖章”的帮助下，学校很快成立了自己的“红袖章”组织。办公楼二楼的顶上，支起了一个大喇叭。校长室门外，挂着一块标牌——红旗小学春雷战斗队。对面的资料室成了红旗小学毛泽东思想红小兵的队部。

王大贵是小楠班上唯一戴上红小兵袖章的人。本来，红小兵组织只收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大贵才三年级，不够格，但他父亲是区公安局副局长，属于根红苗正的革命后代，因此，组织破例发展了他。

鲜红的袖章带给他的荣耀比鲜红的领巾大多了。不，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前者代表着一种权威、一种霸道。大贵在校园内高视阔步，老师们见到他都唯唯诺诺。

又一次批斗大会在操场隆重举行。水泥台上，校长、党支部书记、教务长等人弓腰驼背站成一排。

这次，主持人是本校的“红袖章”——教体育的马老师。

“把右派老婆张淑珍揪出来!”

几早已准备好的红袖章扑上去，将五年级四班的班主任倒扭双臂推上水泥台。

“把暗藏的‘狗崽子’杨玉揪出来!”

几个早已准备好的红袖章扑上去。

小杨老师脸色惨白，全班同学惊得目瞪口呆。

一块黑牌挂在她胸前：“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杨玉”。

小楠注视着那张惨白的脸和那块黑牌，觉得仿佛身在梦中。

“革命战友们、小将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我们揪出了一个伪装积极的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杨玉……我们要特别感谢革命小将、毛主席的红小兵王大贵，是他的揭发，让我们了解了真相。下面，请小英雄王大贵同学上台发言。”

戴着鲜红袖章的王大贵站到麦克风前，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给他注入了一股顶天立地的豪迈，面对上千双目光，他慷慨激昂，毫无惧色。

原来，小杨老师出身于万恶的地主阶级家庭；

原来，小杨老师企图用美色勾引革命的公安战士；

原来，……

群情激愤，口号震天。

“剪了!”“剪了!”

几个红袖章冲上去，扭手，压头。

“咔嚓”、“咔嚓”，刀光闪闪，断发散落。江城六月火辣辣的太阳，照着那白一块黑一块的、曾经是一个女人的头。

十九

“想不想尝尝香烟的滋味?”大贵掏出半包蓝雁牌香烟，在小楠眼前一晃。

小楠又惊又敬慕。革命造反以来，大贵已成了同学们心目中敢作敢为的大英雄，人人崇拜的对象。他的邀请，让小楠受宠若惊。

“我们到江边那个破庙去抽，免得让人看见。”

“怎么，你还怕?”

“学校离我老爸单位近。我老爸脾气暴。”

在学校右下方一公里处的江边，有一个小小的土地庙。原本就已破败的庙子近日经过红卫兵的打砸更加破败。

大贵和小楠来到破庙，一屁股坐到破烂门边。大贵迫不及待掏出香烟，又摸出一包火柴。他点燃烟，闭着眼，深深吸一口，然后长长吐出，神态十分享受。小楠看得心痒，接过烟，学着大贵的样子深深一吸。

“哇”，一股刺鼻的苦辣呛得小楠连连咳嗽。

“没关系，开初都这样。”大贵老道地说。“我已经可以鼻孔出烟，现在正在练习吐烟圈。”

一个女人，身着旧蓝布衣服，戴着一顶黄帽子，沿着庙子下面的小路匆匆走来。

“六月天，戴帽子，不是秃头就是癞子。”大贵笑嘻嘻地说。

蓝衣女子走到庙子下面的拐角处，停下来，四下张望。小楠和大贵几乎同时叫出来：“是她!”

四下没有人踪，只有江水拍打礁石的声音。女人迅速将左臂上的黑布圈扯下来，捏成一团塞进裤袋，然后慌慌张张朝下游江边上方的一个棚子走去。

“好哇，她敢擅自将黑布圈摘下来！”大贵从地上一跃而起。“我要去教训她！”
“算了，算了！”小楠慌忙拉住他。“她毕竟是你老师。”

二十

小楠被叫到“春雷”战斗队队部。一进门，他就看见那刺目的狗啃似的头。头垂得很低，看不见脸，左臂上那个黑布圈十分刺目。

小楠心一沉。

“陈楠，过来。”体育老师一扬手。“有人揭发杨玉擅自摘下了作为坏人标志的黑布圈，但她本人拒不承认，据说，你也是目击者。”

小杨老师突然抬起头，那目光让小楠浑身一震。

羞愧、恼怒、恳求、企盼？

“我……我……”

“不用怕，她现在已经不是你的老师了，而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坏人。”

小楠不敢面对那双他那么喜爱的眼睛，他低下头。

“大胆说！”体育老师殷切鼓励。“毛主席的好学生要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

天！这不正是她多次教育他们的话吗？小楠呆呆地立着，觉得地板有些摇晃。

那长着一对迷人酒窝、嗓音那么柔美的人是坏人？

体育老师仿佛看透了小楠的心。“阶级敌人最善于伪装，毒蛇常常化装成美女。你的这位杨老师，长期隐瞒自己的家庭出身，冒充贫农的女儿——”

“家庭出身？”小楠一下子想起那件白衬衣，心中涌起一股怨恨。原来她——他点了点头：“是的，在江边庙子下面。”

“拿针线来！”体育老师叫道。“把它缝在她衣服上。”

两滴泪水，倏地从小杨老师那胀得通红的脸上滚落，她双手紧握，嘴唇微微哆嗦。小楠望着那坑坑洼洼的头和那一身破旧的蓝布衣服，恍惚觉得，这是一个他不认识的陌生人。

体育老师捏住她的胳膊，拿起针，边缝边不停地用手捏压她圆润的手臂。不时，有意无意地用手肘触碰那凸起的乳房。

“唉哟！”一声尖叫。不知是体育老师缝技差还是他存心作恶，铁针扎进了她的肉里。小楠看见一双愤怒而狂野的眼睛。

“啪！”一巴掌重重打在那嘻皮笑脸而又意乱神迷的脸上。

二十一

“小楠！”燕子在校门外叫道。

“什么？”小楠这才猛然想起，好些日子没同燕子交流了。

“你知不知道小杨老师被关起来了？”

“关起来了？”小楠一惊。“关在哪？”

“学校保管室。听说还挨了打。”

小楠沉默不语。

“他们说是你揭发了她。”燕子直盯着他。

“不……不……是……我……”

“是你！”燕子十分恼怒。“你怎么是这种人？你要学王大贵，冲自己的老师下手？！”

“燕子!”小楠突然有些生气。“她是坏人，她——”

“她教了你三年，她哪点坏?你不是说你喜欢她吗?”

小楠愣住了。

“你也说喜欢我，要是哪天别人说我是坏人，你也——”燕子眼睛红了。“你们男人，揪住女人的头发乱剪，我……我……”燕子抽抽嗒嗒哭起来。

当天晚上，小楠失眠了。他眼前出现一幕又一幕天翻地覆的场景：

火焰熊熊，图书室里那些他喜爱的书灰飞烟灭；

砍砸声声，老君庙里那些他惊赞的雕像香消玉殒；

……

还有他喜爱的小杨老师。

一想到她，小楠心更乱了。

“她哪点坏?”

是呀，她哪点坏呢?

二十二

血红的夕阳沉下去了，房顶上的高音喇叭也沉寂下来，暮色渐渐笼罩了校园。

保管室靠山壁的墙外，出现一个瘦小的人影，他四下张望，步履迟疑。

墙上有一个小窗口，他搬来一块石头，站上去，双手抓住窗上的铁栏。

铁窗内一片昏暗，没有一点声响。

“杨老师。”他怯生生地叫道。

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接着，一张脸出现在铁栏内。

“陈楠，你怎么来了?”又惊又喜的声音。

窗外黄昏的残光照亮了窗前的脸庞，左额上有一道斜长的伤口和凝固的血痂，右边脸又红又肿，导致右眼半睁半闭。那曾经鲜艳红润的嘴唇变得乌青干涩。

小楠蓦地有些害怕。

“他们说是我……是我，我想说，说……”

“小楠，这不怪你。”小杨老师声音异常温和。“你来得正好，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帮什么忙?”

一张五元的钞票从窗内递出来。“麻烦你到药店帮我买十盒四环素药，再买十个馒头。记住，四环素，一、二、三、四的四……”

小楠从来没使用过这么大的钞票，一时愣住了。

“帮帮我，小楠。我没办法了。”

“买了给你送来?”

“不，不。”小杨老师急促地说。“你买后尽快送到江边一间小棚屋，它在土地庙下面300多米，那儿有一株黄桷树，你千万记住——”

“我知道那地方。”

“那好，千万小心。不要告诉任何人。小楠，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这几个字让小楠几乎哭起来。

二十三

小楠背着书包，来到那株黄桷树下的“房子”前。

“房子”的墙用篾席和竹条组成，房顶是几块用砖头压住的牛毛毡，门是一块呲牙裂缝的破木板。门的左侧开了一个洞，作为窗户。窗户没有玻璃，悬着一块塑料布。他觉得，这更像小人书上猎人在森林中的小窝棚。

唯一感到坚实和温馨的，是旁边这棵粗大的黄楠树，它给人一种挡风蔽雨的安全感。

他用手拍门。刚一拍，门就吱吱呀呀地敞开了，一股臭烘烘热气扑面而来，他皱了皱眉，外面阳光灿烂，里面一片昏暗。

“有人吗？”小楠睁大眼睛。

突然爆发出一阵猛烈的咳嗽声，小楠吓一大跳，立在门边一动不动。

半晌，咳嗽停息了，传出沙哑而苍老的声音：“谁呀？进来吧。”

小楠怯生生走进去，立马被臭烘烘热气包裹，他使劲闭了几下眼，适应屋内的昏暗。门的右边，一块铺着破席的木板上躺着一个瘦骨嶙嶙的老妇，窗洞透入的光照见她凹陷的双颊和稀疏的白发。木板床边摆着一个搪瓷盆，里面发出阵阵臭气。左边墙角，有一个黄泥巴灶，上面搁着一个铁吊罐。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

长江边上，有不少歪歪斜斜的吊脚楼，居住者大多是下苦力的人，也是这个等级社会中的下层或底层人。生长在长江边的小楠对这个阶层的生活状况十分熟习，可眼前的简陋仍然让他感到陌生。

“你，你是谁？来干啥？”老妇支起头。

“哦，我是杨老师的学生，她叫我——”

“她，她怎样了？！是不是出事了？”老妇声音一下子响亮起来，眼巴巴地瞪着小楠。

“她打了造反派，被关起来了。”

“唉——‘老妇一声长叹，颓然倒下头，又是一阵猛烈的咳嗽。

“她让我给你买来药，还有十个馒头。”小楠取下书包，想赶快完成任务离开。

“不用了。你告诉她，我什么都不需要了。”

小楠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老妇怔怔地望着上方的牛毛毡屋顶，两滴昏浊的老泪从沟壑纵横的脸上滚下，滴落在席子上。

房间里笼罩着死一般的沉寂。

突然，老妇喃喃地说：“我救了她又害了她，她救了我也害了我。”

“婆婆，你说啥？”

“当年她父母双亡，我于心不忍，收养了她。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却要背我的成分。后来，她要不管我也好了，我早点走了不受这么多罪。唉，都是于心不忍惹下的呀——”

老妇热泪盈眶，小楠热汗直流。

“孩子，”一种十分慈祥的光从那泪眼迷蒙的眼中射出。“你的杨老师是个好人，心底善良。你告诉她，好好保重，不用再牵挂我了。”

二十四

操场上，红旗飘扬，人声鼎沸，高音喇叭传出激动人心的进行曲。水泥台的两边，悬挂着两条长长的标语，正上方，是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画像左下方，端坐着几名身着白制服的公安人员，右下方，则站着一排身着绿军装的红卫兵。

操场上，挤满了人，还有许多外校的师生。据说，这是本地段教育系统最大的一次批斗会。

各班、各年级、各校代表在划定的位置就位。此时，经过前一段时间的锻炼，学生们一个个变得野性十足，操场上失去了往日的次序。还有，与以前不同的是，此时已有一种武器——弹弓——在学生中流行。学生们手脚发痒，弹药充足——从纸折的三角形子弹到U形的铁丝子弹一应俱全。

所需的，只是活靶子

主持人是一个眉清目秀、声音清脆的女红卫兵。她手执鲜红的毛主席语录，腰扎一条宽宽的棕色武装带，头戴一顶绿军帽，看上去十分精神。她首先用标准的普通话带领大家朗读了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一一介绍主席台上的嘉宾。

“……”

“派出所副科长张明”

“哇，张叔叔！”台下响起哇哇的叫声。

介绍完毕，女主持振臂一呼：“把死不悔改的黑帮分子押上来！”

一阵阵口号震耳欲聋，一群胸前挂着木牌的男女被倒扭双臂推上水泥台，在正中那巨大的画像下跪成一排。

小杨老师跪在左边第三位。小楠专注地看着张叔叔，张叔叔一动不动，毫无表情。

“他也许没认出来，她已经大变样了。”小楠想。

台下的学生兴奋起来，纷纷掏出大大小小造型各异的弹弓。

学生们对千篇一律的揭发批判不感兴趣，他们兴奋的是“活靶子”。

一粒粒子弹从台下四面八方射出，“活靶子”的脸上、头上出现一个个红疙瘩。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秃头，更是成了众矢之的。子弹在那光溜溜的头顶上弹跳起来，引起一阵阵欢呼。转眼，秃头上密密麻麻红成一片。秃头始终一声不吭，但旁边的几个女人，呜呜咽咽抽泣起来。当女主持宣布将秃头逮捕法办，一名公安给他戴上手铐时，他竟如释重负般站起来，朝台下一咧嘴，露出一丝古怪的笑。

秃头被押走了，接着是下一个。

原来今天是批斗兼逮捕大会。

轮到小杨老师，对她的控诉让大家群情激愤——她竟敢殴打革命造反派。

王大贵掏出一枚U形弹。小楠一惊：“大贵，这是铁丝弹！”

“我知道。”大贵边说边将子弹安在橡皮筋上，对准小杨老师。

“大贵！”小楠慌了，一把抓住他的手。“她教过你，是你老师呀！”

“那是过去，现在她是坏人。你忘了《农夫与蛇》和《东郭先生》的故事？”

“可是……可是……”小楠一时语塞。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大贵很流利地背出一段毛主席语录。

小楠仍然抓住他的手不放。

“松手！”大贵叫道。“你出身不好，不要犯错误！”

小楠浑身一震，松了手，心惊胆战地朝台上望去。

那张浮肿的脸布满红疙瘩。那是曾经那么红润那么秀美的脸吗？那是闪烁着令人如痴如醉笑靥的脸吗？眼前这张脸属于她？

小楠感到睡梦般的迷糊。

突然，一声惨叫，那张脸向后一仰，“咚”地一声倒在地上。

张叔叔倏地跳起来，圆睁双眼瞪着刚好倒在他脚下的女人。

台上台下蓦地一片沉寂。但转眼，女主持一声大喝：“起来，不准装死！”

“起来！”“起来！”一片叫喊声。

不少目光注视着呆呆伫立的张叔叔。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嘴角和下颏的肌肉突突地抽搐。

突然，他抬脚狠狠向地上的女人踢去：“起来！”

她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几名红卫兵上去一把将她提起来。

她手仍然紧紧捂在右眼上。血，从手指间浸出，顺着脸和手臂流下，滴落在那块打了X的木牌上。

小楠不敢再看，他目光向上望去——

——毛爷爷端端正正悬挂在那儿，目光那么亲切、那么慈祥、那么和善……

二十五

滨江路上张灯结彩，一派节日喜庆。

江两岸，高楼林立，气势非凡，展示出大都市的繁华与豪迈。

一对50多岁的中年男女从一辆轿车中下来，沿着滨江路走去。

“变化太大，完全认不出来了。”男的说。

“是呀，你离开几十年了。”女的说。

“43年。离开中国都20多年了。这次回国，若不是碰巧在报上看到你的名字，这辈子怕见不到你了。”

“当年你为什么突然走得无影无踪，招呼也不打一声？”

“造反派抄了家，当天就把我们全家押回父亲的老家——福建乡下。”

“你家到底是什么出身？”

“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的军医。你呢？”

“我爸爸是右派。”

“难怪！”

两人默默走了一会，女人指着一排豪华餐楼说：“那儿就是当年的土地庙，我们学校就在那后面。”

那后面依然是林立的高楼。

“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了！”男子说。“还记得我们的约会？那是我的第一次，就在这儿……”

“记得。”女人目光有些迷离。

“还记得我说过什么？”男子转身面对着女人，笑盈盈地说。

女人抬起头望着他，脸微微有些发红。

“那时多么单纯，多么美好。”男子感叹道，目光也有些迷离。

女人垂下头：“单纯？是呀，太单纯，教什么就信什么。美好？怎么说呢？你记得小杨老师吧？”

“当然！”男子阴沉下来。

“她最后被人发现，就在下面那个回水沱。”

“怎么！她投江了？”

“不，你记得我们教室后那个石壁吧？”

“记得。”

“她吊死在石壁上面的一棵大树下。死前她还穿上那件连衣裙。”

男子停下来，默默凝望灯红酒绿后面的群山。

“那个张叔叔，记得吗？校外辅导员。他们说，他救了她也害了她。”

男子一愣。

“小杨老师被判了刑，要送到大凉山去劳改，可是夜里有人悄悄打开手铐，把她放了。有人说，这是张叔叔干的，但没得到证实。因为第二天他消失了，不知去了哪儿。

小杨老师当天夜里来到树下自杀了。”

“救了她也害了她。”男子喃喃自语。一个老妇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都是于心不忍惹的祸。”

“那个王大贵，几年前去世了，严重的糖尿病。去世前他的右眼瞎了。我们几个同学去看望他，他流着泪说，这是报应。对了，临终前，他还反复叮嘱他儿子，每年清明上坟时，一定要给小杨老师焚纸烧香。”

“小杨老师有坟吗？我们去给她上香！”

“没有。当时天气还有点热，造反派直接把她抛进了长江。是夜里抛的。抛的地方是个回水沱，几天后她浮起来，白色连衣裙还裹在身上。她在水里转了一整天，没人打捞，后来还是被冲走了。”

“啪啪啪——”一阵欢庆春节的爆竹声惊天动地地炸响，一排排冲天炮腾空而起，在空中炸出一片五彩缤纷。滨江路上车水马龙，欢声笑语，展示出一派繁华盛世的辉煌。

泪水涌上男子双眼，泪光迷蒙中，身边的江水仿佛变成了遥远的大海。

大海上，夜风轻柔，歌舞曼妙，美人鱼身着雪白衣裙，月光下随波起舞……

突然，欢快的爆竹声中，响起一声呼喊：

“小杨老师，我长大了——”

2010年8月10—17日（初稿）